

黑格尔论经验哲学

——对《小逻辑》“经验主义”一节的解读

□ 高惠芳

(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 北京 100101)

摘 要:纵观已有的对黑格尔《小逻辑》的解读,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抽象的思辨逻辑的演绎过程。这一过程中,黑格尔的经验世界则被其哲学逻辑所荫蔽。黑格尔在针对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中,阐明了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维的外化物,不仅不能作为思维的起点,而且不能有效证明思维的理性原则的论点。这也表明了黑格尔的经验世界的本质。作为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黑格尔的经验观,为他的科学的历史的感性活动奠定了基础,进而开创了历史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黑格尔;小逻辑;经验;马克思;感性活动

DOI:10.16365/j.cnki.11-4054/d.2015.06.011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对经验主义与旧形而上学进行了明确区分。首先,经验哲学与旧形而上学的对象不同。经验主义探讨的是有限材料,旧形而上学的对象则是无限的。即说,“经验主义所接受的前提是自然的感觉内容和有限心灵的内容”,旧形而上学乃是“以有普遍性的理性对象、上帝、灵魂和世界为其内容”^{[1]14}。无论“自然的感觉内容”,还是“有限心灵的内容”,都是可感觉的直观的对象物,总是属于知觉范畴。“有普遍性的理性对象”则不然,仅靠知觉远不能够把握它的性质,它自身更多地表现出无限的自我属性。即使如此,旧形而上学仍如经验主义一样,在处理自己的对象性内容时,无可避免地使用了有限性的形式,这就产生了二律背反,有限性的形式是无法把握无限性的内容的。

一、经验主义与旧形而上学概要

至此,黑格尔对经验主义和旧形而上学的关系进行总结,他说:“在某种意义上,经验主义与形而上学有一个相同的源泉。”^{[1]11} 这

个源泉即是感性的内容、知觉的材料。以此为出发点,经验主义与形而上学走上了大相径庭的两条道路:经验主义视知觉的材料、感性的内容为对象,并将其“提升为普遍的观念、命题和规律”^{[1]11};形而上学不同,它并不把知觉材料作为直接对象,而是视作研究对象的表象,即并不能从经验材料直接跃升到理性。值得肯定的是,黑格尔对经验主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认为它是典型的机械唯物论。另一方面,黑格尔又对旧形而上学进行了褒扬,认为旧形而上学具象能动的、自为的特性。在经验主义那里,“意识从知觉里得到它自己的确定性和直接当前的可靠性”^{[1]11},“凡我们认为应有效用的知识,我们必须亲眼看到,亲身经历到”^{[1]12}。这种情形在旧形而上学那里不存在,它非但不惧怕这种形象的生动性、复杂性,一定程度上期待着逃离这种形象性,认定它们仅具有暂时性、有限性,去追寻这些经验材料背后的那个存在,并期待着回归存在。只有逃离了知觉直观的思维才是真的思维,相反,形而上学认定自己将会堕落到经验主义中去,变得对超感官的一切事物麻木,无动于

收稿日期:2015-05-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KS019);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2015SKL021);南疆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XJEDU070114A03)

作者简介:高惠芳(1978-),女,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哲学博士。

衷。正如黑格尔所说:“经验主义的彻底发挥,只要其内容仅限于有限事物而言,就必须否认一切超感官的事物,至少,必须否认对于超感官事物的知识与说明的可能性,因而只承认思维有形成抽象概念和形式的普遍性或同一性的能力。”^{[11]12}

由此,经验主义与旧形而上学在目的上背道而驰。经验主义越发地承认知觉事物的可靠性,即有限事物的可知性,越发地反对并否认一切超感官的事物。这样一来,思维的能力被大大降低了,仅在知觉的直观提供的材料面前发挥作用,能够针对这些内容形成抽象的概念和形式,并且说明思维具有某种简单的普遍性或同一性的能力。旧形而上学对此进行了批判,如若经验主义那般,在有限性的、暂时性的对象性事物里,得出无限性的、普遍性的形式概念,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便在知觉里,“知性仅能俯拾一些有限范畴。有限范畴本身就是无根据的、不坚实的,建筑在上面的结构,必然会塌毁”^{[11]12}。但是这些有限范畴并非毫无用处,经验主义的一部分确实有其价值。如果夸大有有限范畴,并认其为思维的自在自身,那便是错误的,如果从这些范畴的有限性中获得理性的内在动力,驱使它自己发现思维本身,那便是有益的。故此,黑格尔感慨,“知觉作为知觉,总是个别的,总是转瞬即逝的。但知识不能老停滞在知觉的阶段,必将进而在被知觉的个别事物中去寻求普遍性和永久性的原则”^{[11]13}。这一过程,黑格尔称其为“由单纯知觉进展到经验的过程”^{[11]13}。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旧形而上学形成的过程中,经验主义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却历史地真实地被隐蔽、被忽视了,或许在另一方面更加凸显出形而上学自身的优越性和价值。真实存在的知觉,知觉过程的分析过程,连同作为经验主义的哲学分析,在理性以及理性哲学的形成过程中,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作为其中一个阶段存在的,故此,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多次提到,理性的发端,经验的斗争与消亡,以及引发的理性与经验的循环往复无休止的争斗史。

二、经验的分析方法

“为了形成经验起见,经验主义必须主要

地应用分析方法”^{[11]13}。对于这种分析方法,黑格尔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在知觉里,我们具有一个多样性的具体的内容,对于它的种种规定,我们必须一层一层地加以分析,有如剥葱一般。”^{[11]13}有必要对这句话进行分析。首先应注意分析方法的主体是谁?或者说,是“我们”还是思维对经验的材料进行分析?分析方法的对象是谁?黑格尔说,“对于它的种种规定”,显然,并不是感性材料的事实,而是从感性事实中抽离出来的形式、概念和规律,这里思维显然已经在起作用了。那么,思维和我们就发生了矛盾,或者两者之间是被中介过了的,黑格尔用“我们主观的分解活动”做了过渡性的说明。他说:“这种分解过程的主旨,即在于分解并拆散那些集中在一起的规定,除了我们主观的分解活动外,不增加任何成分。”紧接着又说,“但分析乃是从知觉的直接性进展到思想的过程”^{[11]13}。显然,在“我们”——进行主观性的分析活动的主体与思维或思维的主体之间,黑格尔进行了巧妙的过渡,但这种过渡没有被黑格尔说明,这也就是马克思指责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在主体性的能动性上失足的地方——人的缺失,恩格斯同样指责黑格尔把思维的能动性远离了作为主体的人,不是把一切思维活动看作人的思维活动而是视作包含自然界却又远高于自然的那种神力的作用,不可避免地陷入康德的知性境地,无法在思维的此岸与彼岸进行有效地链接,从而最终导致了不可知论,堕入旧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窘境中去了。

假设,能够将思维的主体与“我们”进行等同,方能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即跟着黑格尔走进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那么,考察的关键词句就在于“从知觉的直接性进展到思想的过程”,很明显,当我们联想到在第一部分里讨论过的经验主义的困境时,这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黑格尔自己否定了自己,他一边说经验主义是否认一切超感官的事物,但对于感性的知觉提供的经验材料却情有独钟,并对抽象的概念的形成过程做了充分的客观的评价,有限的材料与无限的思维是不能够在同一性里共存的。这里,思维却能够发生跃迁,似乎必然地、从容地“从知觉的直接性进展到思想的过程”,

显然会引起某种误解。黑格尔对引起的误解进行了一番巧妙地化解,他说,“经验主义在分析对象时,便陷入幻觉”,这种幻觉的产生固然直接源自分析方法的误用,即“它自以为它是让对象呈现其本来面目,不增减改变任何成分,但事实上,却将对象具体的内容转变成为抽象的了”^[113]。这样一来,引起错误的,既不是思维本身,也不直接是经验主义的事实材料,相反,倒是那种“分析方法”的消极作用。分析,在黑格尔看来,原本是有效的,即能够对思维的对象进行限制性的说明,然而,事实上分析对对象发生了某种觊觎,它在思维的对象上发生了错位,首先,错把感性事实直接视作思维的对象,其次,对对象的思维时,又对对象的整体进行了解构,从而支离了思维的完整性。“这样一来,那有生命的内容便成为僵死的了,因为只有具体的、整个的才是有生命的”^[113]。黑格尔引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一段话,耐人寻味。

“化学家所谓自然的化验,

不过是自我嘲弄,而不知其所以然。

各部分很清楚地摆在他面前,

可惜的,就是没有精神的联系。”

所谓“没有精神的联系”,即是指原本具象为联系着的事物,却被“分析方法”奇怪地割裂了。如果想要还原到经验主义那里去,作为事物的感性便被赋予更高一层的含义,即它们是被思维紧密地链接并加以呈现的,在它的背后有思维作为纽结。仅仅把感性的事物理解为思维的具体的外在表现,似乎还不够,更进一步,应理解为思维的暂时性的个别的反映,它们必须发生消亡,不仅在现实中发生,而且在思维中也真实地存在并发生着。故而,黑格尔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因为就存在的物质来说,它永远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事物。”^[115]至此,黑格尔得出结论,“只要经验主义认为感官事物老是外界给予的材料,那么这学说便是一个不自由的学说”^[115]。换句话说,这决不是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思维的原意。从这一点说来,经验主义在分析方法上失足了,影响巨大而深远,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的地位从此可以定论,即它的任务就不在于追问“究竟这种给予了的东西是否合理

或在何种程度内它本身才是合理的”^[115]。

仍有必要给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正名。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过程中,谈到思维方法与写作方法时,明确区分了抽象与具体孰先孰后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即不能将作为事实分析的思维方法与现象描述的思维加工方法混淆。这里,黑格尔事实上给出了三条定论,一是经验主义的经验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它能够反映思维的最初状态,至少表明思维的自在的一种朦胧状态。二是经验主义的分解对象的方法,尽管造成整体思想的支离破碎,但却是不可缺少的,它存在于谬误向正确的复归途中,犹如思维的外在的暂时性向内在的同一性的复归一样,绝不是可以忽视的。三是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简称经验的分析法,在科学试验中是必不可少的,科学史上的每一次前进都能够验证它的合理性,至少它是从康德、乃至休谟那里前进到黑格尔这里的,而且在应对思维的神性上,它的作用居功至伟、无可替代。

三、从经验主义到批判哲学

黑格尔在批判了唯物论与旧形而上学之后,着手对康德批判哲学进行了批判。入手之处首先在于康德批判哲学的前提或对象,其前提和对象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批判哲学与经验主义相同,把经验当做知识的唯一基础”,二是继续使用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但应用的前提与得出的结论却与经验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不以基于经验的知识为真理,而仅把它看成对于现象的知识”^[116]。黑格尔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哲学,譬如古代的怀疑论和以休谟为代表的近代怀疑论,都不否认把经验当做知识的唯一基础。而且,所有的经验论都内涵着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成分。这样,批判哲学必需对经验的知识 and 普遍性、必然性的联系进行判断,说明普遍性和必然性是如何内在于经验与经验的知识的。

在批判哲学看来,经验主义在感性材料的有限性与思维形式的无限性之间存在二律背反,作为思维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固然不能从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中得出,那么,事实上又存在于经验或者经验的知识中的普遍性和必然

性的成分,只能“属于思维的自发性,或者说,是先天的”,即是说,“思维的范畴或知性的概念构成经验知识的客观条件。它们一般包含有联系作用,凭借这些范畴或概念的联系作用,形成了先天的综合判断,这就是说,形成了对立者的原始的联系”^{[11]17}。黑格尔对此抱怨,康德的批判哲学将思维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扩大化了,完全将普遍性与必然性视作客观性的东西,从而使之与经验的总体形成绝对的对立,也就是说,思维的普遍性与必然性是与经验的知识相并列的事物。这样,思维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就不再是思维本身所固有的,而只是“我们”的能力。正如黑格尔所说:“思维的特殊先天形式虽说具有客观性,但仍然只是被认作主观的活动,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列举出来”^{[11]17},他对这种系统化方法所使用的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基础颇有微词。

究其客观性、主观性的实质,黑格尔指责了康德批判哲学混淆了思维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乃是同一的,统一于思维的自身。正如他所说,

“康德所谓思维的客观性,在某意义下,仍然只是主观的。因此,按照康德的说法,思想虽说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范畴,但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与物自体间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隔开着。与此相反,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an sich),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客观与主观乃是人人习以流行的方便的名词,在用这些名词时,自易引起混淆。根据上面的讨论,便知客观性一词实具有三个意义。第一为外在事物的意义,以示有别于只是主观的、意谓的、或梦想的东西。第二为康德所确认的意义,指普遍性与必然性,以示有别于属于我们感觉的偶然、特殊和主观的东西。第三为刚才所提出的意义,客观性是指思想所把握的事物自身,以示有别于只是我们的思想,与事物的实质或事物的自身有区别的主观思想。”^{[11]20}

黑格尔指责康德批判哲学在对待客观性时过于钝化,“只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去考察它们,即只是问:它们是主观的或者是客观的”^{[11]19}。对此一问,确实有日常生活之言与哲学之思的重大区别。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

分,常被后世者诟病,且诟病者多为哲学研究者或爱好者。事实上,也是日常生活之问的滥觞所致。黑格尔在此提出疑问,就是要划定界限,为将要进行的批判哲学之思奠定基础。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所确认的意义,指普遍性与必然性,以示有别于属于我们感觉的偶然、特殊和主观的东西”^{[11]22},的确在知觉、感性的直观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能够看到知觉中蕴含着的普遍性、必然性的成分,遗憾的是,尚未达到第三层含义。康德将普遍性、必然性作为“我思”的能力,被主观地强制性地排斥在感性的材料之外,而那些感性的经验的事实作为客体与思维尖锐对立起来。因此,黑格尔认为,需将思维的事物与思维同一起来,在经验之外,应不再言及我们、“我思”并否定这些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我、自我的思维、自我的存在等。故而,黑格尔说:“思想或自我……无有绝对排斥它或外在于它的对立者。自我是一个原始的同一,自己与自己同一,自己与自己为一,自己在自己之内,当我说‘我’时,我便与我自己发生抽象的联系。凡是与自我的统一性发生关系的事物,都必受自我的感化,或转化为自我之一体。所以,自我俨如一烘炉,一烈火,吞并消融一切散漫杂多的感官材料,把它们归结为统一体。”^{[11]22}

康德的难题,似乎轻易地被黑格尔解决了。那么,横亘在康德批判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鸿沟似乎也被黑格尔填充了,并且据说是用从批判哲学那里攫取的材料来完成的。黑格尔的确是技艺的能手。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这些填充材料本身就应该包含着填充技艺,材料与经验二者也应是同一的,只不过康德自己没有发觉而已。

四、马克思对黑格尔经验观的批判

马克思这样评价:

“……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方式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

而是非现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就像自然界对这种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界对抽象思维来说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是外在地把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然而作为外化的抽象思维来理解。”^{[2]202-203}

黑格尔的出发点,完全脱离了自然界,脱离了感性直观的经验事实,从未将自然界纳入抽象的思维的内在于性。马克思认为,单就对待自然界的“存在”的重视程度而言,黑格尔远不及康德,更不及18世纪的唯物主义。尽管康德设定了思维的此岸和彼岸的鸿沟,但毕竟此岸的现象性是真实的,是能够为我们的知觉范畴所把握的。康德所谓范畴的先天性,是为搭建沟通感性经验的事实与思维的普遍性的桥梁的技艺。黑格尔走得远了一些,一只脚踏在思维的此岸但眼睛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思维的彼岸,其实他从未真正立足于此岸,此岸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更不用说现实世界中的人。正如上一部分中,黑格尔对客观性所作的三种分析描述的那样,无论就真实的外在事物的意义,还是就外在事物符合于先天的知觉范畴的感性表象的意义,自然界都没有真正被抽象的思维所考量,有的只不过是思维的抽象的外在物,有的只是短暂的、骤逝的形象化标识物,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对抽象思维来说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2]200},因此,黑格尔所谓经验的事实,既不具备检验抽象的思维自始至终处于对象化过程的合理性,也不能视作抽象的思维回归自身的明证。马克思曾对经验世界呈现的感性直观所处的尴尬境地做过详细的说明,“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或自我肯定和自我确证,被认为是对自身还不能确信因而自身还受对立面影响的、对自身怀疑因而需要证明的肯定,即被认为是没有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自身的、没有被承认的肯定;因此,感觉确定的、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是同这种肯定直接地而非间接地对立着的”^{[2]201}。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经验世界存在的遗憾有两处。第一,自然界和思维的二元对立为思维的主观性保留了地盘,尽管这种主观性被

康德真切地视作思维的客观性。自然界不再是有限的,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是思维之外真实的存在——物自体。自然界似乎获得了与思维并驾齐驱的尊位,决不仅是思维的外化与外化的复归的中介物。第二,经验世界的客观性,感性直观的经验材料的合理性,与知性的范畴有很大的关联,上述材料不仅不为知性范畴所排斥,而且为知性范畴主动地俘获与附和,进而,知性范畴的主体亦不再是抽象的思维,而是为我们所拥有,成为我们的先天的判断能力。正是上述两点为黑格尔所诟病,而这恰恰是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大加褒扬的地方。马克思认为,对德国古典哲学展开的现代批判中,只有费尔巴哈采取了完全批判的态度,只有费尔巴哈逃离了黑格尔的抽象的思辨的逻辑,“像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这样的批判家仍然受到黑格尔逻辑学的束缚”^{[2]197}。费尔巴哈振聋发聩地宣告:“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2]194}这遵循了为黑格尔所诟病的康德批判哲学的第一点遗憾。紧接着,马克思同样肯定了费尔巴哈的第二声宣告:“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的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2]194}黑格尔的经验观,一定程度上复活了旧形而上学的痕迹,并追随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而将受到彻底的批判。

如果说,黑格尔错误地批判了康德批判哲学中的经验世界,而这种错误又被费尔巴哈所扬弃,仅就这一点得到了马克思的赞扬的话,那么,伴随马克思创立历史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经验观的批判,反而又受到马克思的质疑与批驳。《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马克思深切地认识到,“只要这样按照事情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2]528}。费尔巴

哈之所以受到马克思的批判,正是由于他没有真正理解“经验的事实”,不可否认,“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2]530}。在马克思看来,能够对感性活动的本质作出经典阐释的,不是鲍威尔、施特劳斯,也不是费尔巴哈、施蒂纳,恰恰是黑格尔,而这一点是所有青年黑格尔派代表着的德国意识形态家们所彻底抛弃了的东西。尽管黑格尔将自然界提供的一切感性的经验材料仅仅视作抽象思维的副产品,没有赋予其应有的正统的合法的地位,原因就在于它们仅仅是暂时的、有限的存在,不具备普遍性和必然性,是思维的内在矛盾的外化物。而正是这种有限性赋予了感性经验事实以变动性,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抽象的存在,相反是一些具体的个体的事实。这正是对“感性活动”的本质最为贴切的叙述,“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2]529}。因此,为了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经验世界的缺陷,马克思不得不再次重视黑格尔的思维的能动性。至此,黑格尔在经验世界里犯下的过错,马克思进行了形象的说明与补充,在进行旧形而上学的批判之前,“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的,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2]518-519}。

至此,马克思提出了纯粹经验的方法,不仅区别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的经验的方法,也区别于黑格尔的经验观。最后,以这样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黑格尔的经验世界的本质。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499}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验哲学的问题。”^{[2]500}

经验哲学恰恰是黑格尔在阐释自己的经验观时着力批判的对象。如果抛开思维的此岸性、思维的客观性——康德批判哲学的术语,着眼于黑格尔所努力建构的抽象的思辨的哲学,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感性的经验世界的蔑视和排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并理解,马克思的思维革命所要实现的正是“革命的实践”的哲学,而这也是马克思一般性地使用“感性活动”取代“经验”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王玲玲)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existing interpretation of Hegel's Logic, scholars' attentions are paid to the deductive process of abstract and speculative logic, in which Hegel's world of experience and his philosophical world is ambiguous. In the chapter of empiricism of Logic, against the old metaphysics, the materialism and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Hegel pointed out that, Nature, as an externalization of abstract thinking, not only cannot be a starting point of thinking, but not cannot effectively prove the rational principle of thinking, which illustrated the nature of Hegel's world of experience. For criticizing the ideology underlain by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Marx explained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Hegelian concept of experienc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is scientific, historical and sensuous activity and thus create his science of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Hegel; Logic; experience; Marx; sensuous activity



知网查重限时 7折 最高可优惠 120元

本科定稿，硕博定稿，查重结果与学校一致

立即检测

免费论文查重: <http://www.paperyy.com>

3亿免费文献下载: <http://www.ixueshu.com>

超值论文自动降重: 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

PPT免费模版下载: <http://ppt.ixueshu.com>

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1. [停止经验主义](#)
2. [从理念到理想——黑格尔艺术哲学观的学理逻辑](#)
3. [对逻辑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一般考察](#)
4. [休谟经验主义哲学新释](#)
5. [论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命题的两分法](#)
6. [反思的哲学理由——杜威的经验主义哲学](#)
7.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三种经验性批判——兼谈马克思经验的逻辑](#)
8. [批判及批判的逻辑——解读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9. [逻辑经验主义与心理学哲学](#)
10. [逻辑实证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差别探微](#)
11. [逻辑经验主义思想多样性研究](#)
12. [转折与革命——逻辑经验主义的数学哲学:从《逻辑哲学论》到《逻辑句法》](#)
13. [从黑格尔哲学来认识商品概念的逻辑意义](#)
14. [逻辑的谬误——解读《哲学的逻辑》](#)
15. [逻辑经验主义与心理学哲学](#)
16. [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简析](#)
17. [从《小逻辑〈导言〉》中看黑格尔的哲学观](#)
18. [科耶夫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解读](#)
19. [夏佩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
20.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解读](#)
21. [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分界标准与困境](#)
22. [论逻辑经验主义对命题的分析](#)
23. [逻辑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
24. [浅谈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内涵](#)
25. [共相理论在近代经验主义哲学中的逻辑进程](#)

- [26. 奎因和逻辑经验主义](#)
- [27. 从经验主义到效果历史——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建构的一种解读](#)
- [28. 论近代归纳逻辑的经验主义来源](#)
- [29. 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主义](#)
- [30. 从《小逻辑〈导言〉》中看黑格尔的哲学观](#)
- [31. 论黑格尔对奴隶的非逻辑解读](#)
- [32. 逻辑经验主义与心物问题](#)
- [33. 逻辑经验主义的元哲学](#)
- [34. 亨普尔:开放的逻辑经验主义者](#)
- [35. 从《小逻辑》看黑格尔对哲学的规定](#)
- [36. 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生及其精神内核](#)
- [37. 逻辑经验主义的观察语言理论](#)
- [38. 逻辑经验主义死亡了吗](#)
- [39. 对《逻辑哲学论》“世界”概念的解读](#)
- [40. 米塞斯与逻辑经验主义的比较研究](#)
- [41. 论黑格尔精神哲学的逻辑](#)
- [42. 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简析](#)
- [43. 解读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
- [44. 新康德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对广义相对论哲学意义的解读](#)
- [45.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解读](#)
- [46. 转折与革命——逻辑经验主义的数学哲学:从《逻辑哲学论》到《逻辑句法》](#)
- [47. 关于逻辑经验主义之述评](#)
- [48. 黑格尔论经验哲学——对《小逻辑》“经验主义”一节的解读](#)
- [49. 判例法与经验主义哲学](#)
- [50. 逻辑经验主义的可证实原则述评](#)